

# 哲学史

## 46 大卫·休谟

###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著

今天下午，我们将探讨第三位伟大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前两位是洛克、贝克莱，现在轮到休谟了。我说的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我应该说的是英国经验主义者。

他是苏格兰人。而休谟，实际上只比约翰·洛克晚了50年。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发表于1690年。

1748年，休谟发表了《人类理解力研究》。因此，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约翰·洛克对经验知识可能性的乐观态度，近乎理性主义的乐观态度，转变为大卫·休谟对经验知识的怀疑态度。

事实上，早在 1748 年之前，也就是九年前，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如你所见，他出生于 1711 年），这些论文于 1739 年发表。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 1736 年完成的。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关于人性的论文，这比《人性探究》要长得多。

你知道，有一种平装版，就是那种小巧的蓝色封皮，一共两卷。我本来打算带上我的那本，结果发现借给别人的一卷就再也没还回来。所以我又打算带上单卷本，也就是标准的学术版，结果发现我也把那本借给别人了，也没还回来。

所以，如果你认识谁有休谟的书，封面上有我的名字，就赶紧去找他要回来。去年有个休谟研讨会的时候，我把书借给了别人。不过，不管怎样，早期的那本书，也就是《人间纪事》，篇幅更长。

休谟评论说，这本书在印刷过程中胎死腹中。显然，为了获得他所渴望的文学声誉，他后来以更简短的形式重写了《人性探究》，并稍加润色。因此，他的专著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在谈论休谟时，我将同时引用他的专著和《人性探究》。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在探究中省略了许多主题，而他强调的是我们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他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略有涉及，但在《论著》中，他探讨的是因果关系的认识、空间的认识、时间的认识、物质的认识、心灵的认识，以及对形而上学主题更为全面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形而上学主题在洛克和贝克莱的著作中都非常重要。在这两部著作——《论著》和《探究》中，他的关注点显然都集中在认识论上。

这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关注点。从著作的标题中就能看出这一点。例如，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乔治·贝克莱，《自然知识原理》。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收回它：论人类理解》。

莱布尼茨回应……不，让我想想，洛克是一篇论文。没错。休谟是探究。

在回应洛克时，你或许会记得莱布尼茨写过《人类理解新论》。因此，在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是什么？在这个理性时代——当然，这里指的是科学理性时代——人类知识能够达到何种程度？换句话说，科学知识的范围究竟有多广？而休谟正是对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

现在，在这些论著中，他认为解决哲学争论的关键在于研究人性。研究人性。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名为《论人性》的原因。

他给这本书加了副标题，表明他正在用他所谓的“实验方法”来探讨人性。“实验”一词当时与假设和验证无关，它仅仅是指诉诸经验。

他说，他试图从经验的角度来解释人性与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仰和人类的行为。

鉴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使用“人类知识”这个词。因为他的主要重点在于描述人类信仰的心理学，并将其与影响伦理道德的人性联系起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按照休谟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的信仰，我们就必须摒弃理性主义的解释。我们相信那些能够被证明的事物。我们相信的事物与客观的经验证据成正比。

记住约翰·洛克的证据主义标准。你必须摒弃这种标准，转而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性使我们倾向于相信。

信念可以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也同样如此。我们之所以会采取道德行动，并非出于对伦理原则的理性思考，而是仅仅受到人类情感心理的驱动。

道德情感驱使我们行动。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心理学，而非理性、逻辑的证明或证据论证。他抱怨的是，思想的晦涩难懂误导了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甚至贝克莱等人。

现在看来，笛卡尔和洛克都强调思想的清晰明确，而他却说思想晦涩难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他的观点很简单，就是思想本身并不清晰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让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常说，当有人说某个思想“对我来说非常清晰”时，他的回答总是：“抱歉，我并不这么认为。”

毕竟，清晰性和明确性的标准直接取决于个人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它是因人而异的。而休谟并不认为笛卡尔和洛克认为清晰明确的那些概念是真正清晰明确的。

你会注意到，当我们深入探讨休谟的观念理论时，他并没有谈论清晰和明确，而是谈论力量和活力。力量和活力。请注意，这些是情感标准，而非认知标准。

关键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感受是否强烈。这一点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他在条约引言中阐明的。

探究的第一部分，他做了一件与之非常相似的事情。如果你读过第一部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希望你注意到了），他当时在讨论他称之为深奥哲学和实用哲学的两种类型。而他最终主张的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理想状态是两者的某种融合。深奥的哲学正是笛卡尔和约翰·洛克所研究的那种。它的价值在于对观念、知识等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在于其逻辑的精确性。

这种做法源于求知欲，但它既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也不能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或自然神学提供基础。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无法为道德、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以及对上帝的信仰提供理性论证。

晦涩难懂的哲学，以及那种逻辑要求，只有在数学领域才有价值。只有在数学领域才有价值。因此，在开篇，在引言部分，他所做的就是宣告、表明他拒绝启蒙精神、启蒙知识观以及理性法则。

与此相反，在谈论实践哲学时，他谈论的是指导行动的因素。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他说，在谈到两者的结合时，要做一个哲学家，但仍然要做一个普通人。

嗯，也包括女性。换句话说，真正应该体现哲学特征的，是人性本身，而不是理性的人为要求，是对人性的理解。所以，无论你是从论著入手，还是从探究入手（就像考夫曼那样），起点都是一样的。

他开篇就直接宣布了他的计划：摒弃笛卡尔和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主张，发展一套信仰心理学。好了，这样说够清楚了吗？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我想你就能明白休谟的意图了。

遗憾的是，人们常常谈论休谟，甚至教授休谟时，仿佛他只写了《理性探究》的前四部分，即理性法则。他们往往忽略了接下来的第五部分，也就是他所谓的对这些疑虑的怀疑论解答。他对理性本身持怀疑态度。

他如何消除疑虑？通过发展一套信念心理学，这套理论表明信念并非总是出于自愿，正如笛卡尔和洛克所言。你还记得他们的态度吗？如果证据不足，就不要轻易相信。

意志不应凌驾于理智之上。休谟实际上是在回应这一点。意志或许不应凌驾于理智之上，但你却做到了。

但你的确如此。即使你还没有找到任何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注意你在周围世界中的行为，就好像它完全真实存在一样。

好的，这就是我的引言。现在，休谟在论述知识和信念时所展开的论述，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是在笛卡尔和洛克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必须先从观念论入手。

我建议，在这里尤其要注意他与约翰·洛克的分歧之处。如果你仔细阅读过洛克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洛克，也存在于贝克莱。

先来看洛克。先来看洛克。你会注意到，洛克是从谈论观念开始的。

简单与复杂。好的。休谟很乐意谈论各种思想，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区别在于，洛克认为清晰明确的简单观念是意识的最初输入，而休谟则认为最初的输入并非观念，而是印象。印象。印象是充满力量和活力的原始刺激。

它就在那里，虽然不清晰分明，但却强劲有力，生机勃勃。力量和生机。如此强大，令人无法抗拒。

如此生动，引人入胜。强劲有力，充满活力。他的观点很简单，就是说，一种情感状态的出现，会唤起我们的意识。

随着印象的消退，新的观念便会涌现。所以，观念是印象之后形成的认知状态，它为你提供了印象的副本。明白吗？印象的副本。

举个例子，假设突然一道强光闪过，让你目眩。你最初感受到的并不是一道强光的清晰概念，而是刺眼的强光带来的痛苦和眩晕感。

如果我突然对你大喊，最初的冲击将是生理上的，而不是“我吵醒你了吗？”这种冲击显然是生理上的，而非概念上的。这一点在那些伴随某种程度的生理感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震惊、疼痛等等。但怀特海的观点，也就是我们稍后会提到的，他称之为感知中因果效力的首要性。

只不过休谟并不打算称之为因果效力。但它体现的是，在人类经验中，情感（或者说情绪）而非认知占据主导地位。没错。

情感或情绪的优先性。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眼前闪过一个东西，会发生什么？你看，这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想法。这是一种反射动作，心跳会很快。

所以，他在这里运用的是描述性心理学。有趣的是，当印象给你留下一个想法时，这个想法会在记忆中浮现，当你回忆起之前的印象时，这个想法本身也会留下新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会留下它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印象和观念的交织。最初的感觉，最初的想法，是它的复制品。而与之相关的印象，则是欲望、厌恶，诸如此类。

你不喜欢那种情绪化的反应。记忆，或者说想象，也会留下印象。所以你脑海里会积累各种各样的印象。

而“感觉”这个词，现在更多地与最初的印象而非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嗯，就是你在日常用语中所说的感觉。比如有人挠你痒痒，你会说：“嘿，这感觉真棒！”所以，重点在于生理上的、情感上的，而不是认知上的。

嗯，这与约翰·洛克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此。休谟用“感知”一词来指代这一切。感知。

感知并非清晰明确的观念，而仅仅是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始于印象，并包含观念。

现在，第二个与洛克不同的地方虽然不算彻底的改变，但我认为它比洛克更进一步。他谈到了观念的联想。毕竟，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将简单的观念组合成复杂的观念，那么他自然会对这种组合背后的心理过程产生兴趣。

我们如何获得关于实体的概念？关于关系的概念？关于存在方式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获得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他发现，这里运用了三种联想原则。可以说，在18世纪初，联想主义心理学发展得非常迅猛。

联想主义心理学相符，该理论试图找出联想所遵循的原则。休谟提出的三个联想原则是相似性、邻近性、因果关系。因此，当重复的印象和想法相似时，我们似乎会将想法组合起来，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更复杂的概念。

我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我就是这样对某种物质形成概念的。我怎么知道这是所谓的无尘干粉笔呢？嗯，我对它的印象既来自外观，也来自它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我必须把令人反感的成分加进去，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你看，那种令人反感的的气味，它反复出现。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

上次的经历我又记住了。这种相似性强化了我对某种具有持续身份的物质认知。这就像是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让我习惯性地去思考这个标记。

就是这样。实质的概念。邻近性也是如此。

如果事物彼此相邻，我们往往会将它们联系起来。空间上相邻。时间上相邻。

由此我们便有了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概念，也就是空间中的位置和时间中的位置。请注意，这些都是特定的位置。

就像马克笔是一种具体的物质一样。因为我所理解的复杂概念并非关于某些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关于具体事物的概念。

不是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具体的细节概念。如果我的确产生了一些关于标记的普遍概念，那也是因为相似性。现在，当他谈到因果关系时，因果原则本质上是一个关联原则，而这正是难点所在。

这就是他在调查报告第四部分指出的问题。因为事实证明，当你试图用经验方法描述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恒定的结合，统一的关联。但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作用力，即因果力量，也就是他所说的因果联系。

因此，自然界的统一性是一种经验概括。但是，A必然导致B，即A是B的必然原因，这在经验上是未知的。所以，在这三个关联原则中，虽然它们都有效，但从第三个原则推导出任何必然联系都是无效的。

虽然从心理层面来说，我们最终会相信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如何形成某些信念的关键所在，例如对物质对象、外在对象、对上帝的信仰等等。因为我们最终会相信一些因果关系，而这些关系既没有经验证据，也没有先验知识。

所以，也要记住这一点，即联想。现在，这让他想到了……在洛克的理论中，他位列第三，这促使他比洛克更进一步，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经验主义意义标准的观点。经验主义意义标准。

现在他说的不是真理的标准，也不是正当的信念。他只是在谈论语言，谈论词语的含义，明白吗？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事实意义，即指涉某事物，指涉特定事物，命名某事物，描述某事物，那么经验主义者判断意义的标准就是，语言必须指涉某些原始的一一不，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原始想法，而是经验意义上的原始印象。所以请看考夫曼著作第100页，不，应该说是第291页。第291页是《探究》第二部分的结尾。

事实上，最后两句话出自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请注意他说了什么。最后三句话。

一切印象，也就是一切感觉，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外在的感觉，内在的感觉。他谈到外在的感觉和内在的感觉。

一切印象，一切感觉。无论内在还是外在。强烈而鲜明。

在理解它们时，也不容易犯任何错误。因此，当我们怀疑某个哲学术语的使用毫无意义或内涵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只需探究一下，这个所谓的内涵究竟源自何处。

如果无法赋予任何印象，这反而会证实我们的怀疑。通过如此清晰地阐明各种想法，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希望消除所有关于其本质和现实性的争议。你的想法有任何依据吗？有经验基础吗？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将一个复杂的想法分解成简单的概念，然后探究这些简单的概念源自哪些最初的印象。

这就是所谓的“酸性标准”。现在，他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运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是因为当他谈到必然联系的概念时，并没有关于必然联系的最初印象，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毫无意义。

当他谈到奇迹时，他认为奇迹的概念与任何最初的印象都无关，因此无法确定。同样地，任何抽象的概念、抽象的观念、真实的普遍性，都无法确定。事实证明，这甚至适用于将心灵视为一种实体、一种存在的概念。

灵魂，你还记得吧，我们上次也稍微谈到过。因为他认为，我们能感受到自身心理状态的印记，感受到我们的愿望、希望和感受，但心灵的本质，灵魂的本质，又在哪里留下印记呢？它不会留下任何印记。所以，这样谈论灵魂，并不存在任何经验上的参照点。

你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贝克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洛克呢？如果这很重要的话，笛卡尔呢？嗯，笛卡尔一开始就说过，不，我们对心灵没有任何直接、清晰、明确的观念，但我们有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一个关于心灵存在的概念。

所以，当笛卡尔阐述“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时，他所理解的“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是思考的主体。而当我说“我思故我在”时，我其实是在“我”的行动中“抓住”自己。洛克和贝克莱也遵循了这种思路，但休谟却并非如此。休谟并非如此。

“我”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实体，那么从经验上看它是什么？这就引出了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在《人格理论》中，他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心灵实体的概念，又用另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肯定心灵实体的存在，那么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对个人身份了解多少？他说，我们对个人身份的了解都来自记忆。你知道，就是审视自身。如果你想寻找一些谈论“我”的经验基础，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对你而言，你的“我”在经验层面上是什么？显然，它并非指身体本身。

即使你修剪了指甲和脚趾甲，剪了头发，你依然是你。减掉那么多体重对你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我们知道，你能够适应移植手术，甚至是心脏移植。

人们甚至在创作哲学科幻小说，探讨如果你做了脑移植手术，你还会是你吗？你看，围绕这个主题已经涌现出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但就幽默而言，身体本身并不重要，因为身体是“它”，而不是“我”。你会感觉到，如果你在照片里看到自己，你在视频里看到的也是自己。

我通过所谓的反思所认识的内在“我”。

你明白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思考的“我”是主体；感受的“我”是另一种情况；说话的“我”是另一种情况。

我内心体验到的“我”。你明白了吗？因此，对休谟而言，个人身份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一整条思想和印象的河流、脉络。这些感觉和反思，在我的记忆中，沿着我自身复杂的思想和印象之流，一路追溯而来。

你看？所以他最终认为，自我就像一个剧场，各种观念在其中出现又消失。一个接一个，来去匆匆，转瞬即逝。这就是身份认同的全部。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作为限定。别误会，这里的“我”指的是一系列思想，而不是承载这些思想的舞台。

不是建造剧院，只是营造假象。所以，就自我本质而言，他显然只是个现象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仅仅是个现象主义者。

我们只能谈论自我的显现方式，而不能谈论自我的本质。我认为，他在《人性论》第二卷结尾处阐述的这一点，或许是这种经验主义意义标准运作方式的最清晰例证之一。在谈论自我时，我们还能从经验的角度指涉什么呢？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意义标准被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所采纳和更新。

当我们读到A. J. 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时，我们还会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计划在春季某个时候阅读这本书。啊，真希望四月来的时候，自己身处艾耶尔的著作之中。到那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感叹：“啊，真希望现在身在英国，因为四月已经来了。”而我们身边的书籍，却是A. J. 艾耶尔的著作。

而且，他毕竟是英国人。好的，关于洛克以及他如何超越洛克，我收回刚才的话，关于休谟以及他如何超越洛克，你有什么看法？好的。好的，现在，仍然谈到他的理念论，他与贝克莱相比如何？他与贝克莱相比如何？嗯，我认为第一个观察结果显而易见，他同意贝克莱的唯名论。

他赞同贝克莱的唯名论。这显而易见，不是吗？如果我们严格遵循经验主义，将一切都追溯到印象，那么就不存在对抽象实体或抽象观念的经验印象。我们的观念都与我们所见或所感的具体特质有关。

只有通过习惯用法，不加区分地将词语用于相似的事物之间，词语才能成为通用名称。我们根据事物之间的共性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用一个词来指代它们。但我们从未抽象出任何普遍本质的概念。

所以，在这方面他同意贝克莱的观点。休谟对抽象概念的这种态度体现在他对空间和时间的讨论中，这部分内容在《人性探究》的第二部分，而不是在第一部分。

他认为，我们对无限的空间或无限的时间没有经验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最终的印象。当像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样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物质粒子的无限可分性时，如果我们没有无限的概念，我们就无法清晰地思考无限可分性。因此，那些与传统讨论相关的概念都行不通了。

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有有限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仅此而已。不存在抽象的空间概念，不存在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存在抽象的物质概念。只有关于特定物质的复杂概念，才是简单概念的集合。

仅此而已。没有存在的概念，只有我们认为存在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但你没有存在的概念，没有对存在的印象。

你会获得一些具有自身特质的印象。存在并非观念的特质。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伊曼努尔·康德时会变得非常重要，他谈到本体论论证，即完美存在必然存在的观念。

如果存在不是一个概念，你就无法用它来谓述任何事物。正如康德所说，它不是一个恰当的谓词。因此，在本体论证明中，这里不存在证明。

所以，当你理解了休谟修正后的观念论之后，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思路了。我认为，接下来的内容看起来就像是收尾工作。至少，他关于知识、信仰、形而上学和神学等主题的论述都是如此。

请注意，他的基本问题并非“你能证明什么吗？”，而是“你所说的经验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关乎意义，关乎经验意义，而非真理。除非你知道经验中所指的是什么。你如何检验一个陈述的真伪？嗯，问题就在这里，请在此处作答。

是的。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说，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唯名论，因为那样你就无法接受词语实际上是观念的观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约翰，你听到这个问题了吗？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似乎自然而然地，我想你是说从逻辑上讲，导向了唯名论。

是的，只要你坚持经验主义的观点。是的，我认为你完全正确。那么我的问题是，我想知道，“词语即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难道直到维特根斯坦挑战它之后才出现吗？“词语是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者说，词语代表着某种与此不同的事物？

是的，代表着某种不同于……的东西。嗯，我认为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位唯名论者，因为他否定抽象概念。

当然，约翰·洛克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但他不是唯名论者。也许你的问题是，除了洛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经验主义者，而不是唯名论者？不，你的问题是，除了洛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非唯名论的经验主义者。明白了吗？你可能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洛克关于经验主义和概念主义逻辑兼容性的观点是否错误？经验主义者是否必然是唯名论者？这是否必然成立？嗯，是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如果以意义的经验标准来衡量，这确实成立。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意义的经验标准究竟是什么时候受到挑战的，从而为经验主义开辟了更多逻辑基础？嗯，它在20世纪40年代就受到过挑战，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挑战，但在50年代受到的挑战更为显著。到了60年代，它基本上已经过时了。

但它的挑战并非主要来自概念主义者的立场。这与那些声称经验主义者运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来考察语言多样性的做法截然相反。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他会说，语言除了命名、指称、表示和指涉之外，还扮演着其他角色。而这其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语言并非仅仅由孤立的词语构成，也并非仅仅由任何句法结构构成。

但语言是一种社会功能，一种文化活动，是我们通过文化来完成各种事情的一种手段。

你看，这跟语言文化有关。所以这里存在过度简化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中肯的。

还有另一种批评观点，我认为也十分中肯。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标准是：任何事实陈述，为了具有经验意义，原则上至少必须是经验可验证的。那么，这算事实陈述吗？如果算，它能被经验验证吗？显然，它并非一个既能被经验验证又能被事实验证的陈述。

因此，实证主义者不得不退缩，声称这只是我们方法论上的一个前提。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改变了立场，仿佛要将经验参照视为意义的唯一来源。不，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抽象观念的载体并非心理图像，那么洛克的立场就是站得住脚的。

洛克似乎认为，根据他关于清晰明确观念的论述，我们头脑中储存的是某种事物的心理图像。比如你衬衫的蓝色，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不，当我们进行抽象思考时，我们并非在想象具体的属性。

我们是在进行语言思考。而语言正是非经验性思维的载体，是抽象思维的载体。

所以，如果你想用这个说法，语言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抽象思维。这一点在数学的运作方式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字典的运作方式也是如此。

虽然那种并非陈述事实而是进行分析的抽象思维并非唯一一种，但我认为诗歌也是另一种抽象思维方式。诗人的文字无需描绘具体细节，就能唤起整体的、普遍的概念。

有时，通过描绘某个特定的事物，有时仅仅是词语本身，就能获得象征意义。象征主义。嗯，这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这个问题在20世纪出现时（我们稍后会谈到），其中两个关键问题是：这会对道德语言产生什么影响？这会对宗教语言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的关键问题。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知识和信念。在这里，我们只需记住一点：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这些命题肯定了观念之间某种关系。

命题包含主语和谓语，至少涉及这两个词项，两个概念。因此，命题有两种类型。

此后为人所知的两种命题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只涉及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如果这类命题为真，它们就被称为逻辑真理。逻辑真理。综合真理则与事实有关。

因此，如果这些是真的，它们就被称为事实真理。现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仅仅与观念本身有关，而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无关。例如，如果我们说单身汉是指未婚男性。

我们正在讨论“单身汉”这个词及其含义，即未婚男性。我们讨论的是语言。而这些词语的含义在逻辑上是等价的。

所以你其实是在分析这两个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任何定义都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数学。

3、5和8这三个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所使用的语言，或者说，是其中的理念。我们并非要讨论任何实际的东西，而只是表达一些印象。

我们并非要讨论任何外部因素。无论在座各位是否还有单身汉，事实是，所有单身汉都是指未婚男性。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单身汉很痛苦”，那也是事实。

休谟很少花时间讨论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数学领域尤为明显。他对此也仅表示，深奥的哲学和推理的价值就在于此，除此之外，他不想多说什么。

这也是很好的脑力锻炼和体能训练。但他关注的是那些看似平常的陈述，而这类陈述的反面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比如，一个已婚的单身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从逻辑上讲，单身汉完全有可能不感到痛苦。因此，与一个不言自明的陈述相反的观点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它们是可证伪的。

因此，关键问题，也是意义的经验标准发挥作用的问题，主要与事实性知识有关。而这正是他要质疑的。他的论证思路将在探究的关键部分——第四部分中展开。

关键的第四部分。而且我发现时钟走得很慢。时间不多了，所以别抱太大希望。

但我们下次再讲到那个关键部分。